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
九

本堂刊
十人註法
國朝教
諭記
卷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五八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本又作邵卷內召公召作皆同

疏 蕩入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作以傷

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

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仰召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

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入章皆是太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為下之愍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為

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傷其盡廢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為天下之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之辟必亦反注同沈云毛音婢益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人矣威罪人矣箋云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辟

不由舊章。辟匹亦反本又作僻注同斂力豔反駿荀閏反本亦作峻邪似嗟反天生烝

民其命匪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誡誠也箋云烝眾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眾民其

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烝之承反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上帝之君

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記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故變言記耳其實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爲下章揔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辟君釋詁文。箋蕩蕩至之甚。正義曰蕩蕩是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爲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網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僻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箋爲說也。箋疾病至舊章。正義曰此申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君以刑法威人法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難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科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阪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祖先王所行舊法也。傳謹誠。正義曰釋詁文。箋烝衆至惡俗。正義曰烝衆鮮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爲盡然之辭解克爲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容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

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禦魚目反掊蒲侯反聚斂也徐又甫垢反好呼報反朝直遙反下朝廷同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天君滔慢也箋云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反漫也漫亡諫反本亦作慢又作嫚下同一音亡半反倨居庶反。疏文王以至是力。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爲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掊好勝之人曾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爲惡言比天之王者此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爲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大壞所以傷之也。傳咨嗟至政事。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爲嗟也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掊掊卽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箋厲王至職事。正義曰民

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弭諍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綏四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呼沈涵俾晝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已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二章箋獨言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顯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足句四言會是其義爲一故箋并言之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言會者謂何會如此今人之語猶然。傳天君滔慢。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與是力責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滔爲慢也。箋厲王至於惡。正義曰此箋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在身爲德施行爲化內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爲之定本作相與而力爲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對遂也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眾慝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慝直類反攘如

羊反究侯作侯祝靡屈靡究作祝詛也疑曰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作側慮反注同本或作詛音軌

祝周疏文王至靡究。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爲不救反疏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眾慝爲惡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爲姦

宄之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爲是詛維爲是祝求告鬼神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人於朝以祝詛求言是綱紀廢滅可傷之

甚。鄭唯流言以對爲異言此彊禦眾慝爲惡之人作此流言謗毀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傳對遂。正義曰釋言文。箋義之至於內。正義曰凡言

義者宄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爲宜則而爲汝矣類善釋詁文式用釋言文眾慝爲惡者慝謂很戾戾非一人故言眾也此彊禦眾慝之人不但很戾而已又皆流言詬以謗毀賢者王

若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眾慝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對王令主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竊爲姦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上言

執事下言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矣但執事者舊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內故云式內以充之言寇攘者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惣名故

箋以盜竊配之。傳作祝至究窮。正義曰作卽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屈極究窮皆釋言文。箋侯維至極已。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爲維

上言用惡人在官此言詛祝明是王與羣臣乖爭相疑而祝詛也靡屈靡究言其無窮已之時故知日日爲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而要之祝無用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

以爲德

魚然猶彭亨也。云魚然自矜氣健之貌。鯁舉羣不遇作怨之人。不明爾德時無謂之有德而任用之。魚白交反。然火交反。亨許庚反。逞勅領反。

背無側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無陪貳也無卿士也陪本又作培蒲回反**疏**

疏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

義宜也
箋云式

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使晝爲夜也。箋云：愆，過也。女既過游，酒矣，又不爲明，臨無有也。息也。醉則號呼相崗，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愆本又作誓，起。

疏

正義曰上言任

涵是
如王

如是不滯然同汝顏

者曰顏伯

色涵然齊一之

人之出

文王曰咨

谷女殷商如蠋如蟾如沸如羹

蜩蟬也蜩蟬也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蟬之鳴其
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蜩音條蟬音唐

沸方味反蟬市延反字林云螻蛄蟻音偃蟬屬也草木疏云一名蚋螻青徐謂之螻蛄楚人名之螻蛄秦燕謂之螻蛄或名之螻蛄郭云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螻蛄沓徒荅反

小

大近喪人尚乎由行

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近喪附近之近

又如字

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

巽怒也不醉而怒曰巽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伏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巽皮器反舊音備覃徒南

反快市制反又時設反

疏

文王至鬼方。毛以為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飲酒其號說文云習也好呼報反。呼如蜩之聲如蟬之鳴言其謹譁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

羹之熟言其尊奢無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下化之惡及四達王初巽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徇

之此巽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鄉言其惡化之廣也。鄭唯小大近喪謂君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甚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傳蜩蟬蟬蜩

。正義曰釋蟲云蜩蜩蟬蜩蟬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蜩楚地謂之蜩蜩楚辭云蜩蜩鳴兮啾啾是也陸機疏云蜩一名蜩蜩字林蜩或作蜩也青徐人謂

之蜩蜩然則蜩蜩亦蟬之別名耳。箋飲酒至方熱。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蜩蜩多聲之蟲故知號呼之聲如蜩蜩也沸無食名故知唯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熱以羹湯非蟬之類

故以比笑語禮有燕笑語兮但不得查查無節耳。傳言居至是道。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為上由為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己之行。箋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

言近喪紂實喪亡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故云殷紂之時以覃及鬼方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為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勸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

及遠地為文之次也。傳巽怒至遠方。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巽屭以流河曲則巽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

雖怒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無節即又責其巽怒也中國是九州單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懲也言疲

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

有常事故法可案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會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疏

文王至以傾。

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將至滅亡者非爲上帝生之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此爲戒自改悔乎。箋老成至案用。正義曰以殷不用舊章卽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之文從上言之盡臣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箋朝廷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爲愬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實先撥

顛化沛拔也揭見根貌箋云揭厥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厥枝葉未有折傷其根

竭反撥蒲末反什蒲北反又音赴拔皮入反又半末反見賢遍反謂樹根露見王如字言可見厥其厥反沈居衛反一音厥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云

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疏文王至之世。正義曰文王曰咨咨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夏戶雅反注同

嗟汝殷商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

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之害

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既滅羣臣亦隨之而滅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前夏后之世言桀爲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爲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

王以紂爲鑒改脩德教故也。傳顛仆至根貌。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見根爲什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本事故知爲拔謂樹枝也揭者厥倒之意故以爲見根

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絕耳。箋揭厥至皆死。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爲厥貌厥謂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絕也

揭實已倒故云厥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喻紂未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之

言爲驗是苦其不信故引古以爲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抑於力反抑密也警居領反

疏

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九

章章十句至自警。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已身。以王之爲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箋指而言之。箋自警至以亡。正義曰言無如泉水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貽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瞻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覩惡思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己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冀爲未然之鑒。不必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卽當杜口。雨無正之篇。鄭爲流彘。後事旣出。居政不由。已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爲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爲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死。則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爲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

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官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詰本又作哲亦作哲陟列反智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職主戾罪也箋云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

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疏

抑抑至斯戾。正義曰此時厲王弭謗賢者佯愚言人有此抑抑然密審之威儀維爲德之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爲廉

隅也若外無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爲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爲愚者言當時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佯爲愚人也若衆庶凡人之爲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

今哲人之爲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虐濫罰無罪故賢哲之人皆佯爲愚病言王虐之甚也○傳抑抑至則愚○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也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集注定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智下愚不移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齊武子之行爲然也○箋人密至不肖然○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縣曰其繩則直是內有繩直也斯干曰如矢斯棘○毛以棘爲稜廉是外有廉隅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無競維人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傳職主戾罪○正義曰皆釋詁文

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箋云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

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行下孟**訂謨定命遠猶辰告**
反注同倡昌亮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教道同
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
施之○訂況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亦作漢音莫爲于僞反篇末今我爲王同
敬慎威儀

儀維民之則
箋云則法也
疏
者使之慎儀言人君爲國無彊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人則

國家彊矣所以得賢則彊者以此賢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教訓之此賢人可教訓者此賢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民得其教化其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爲彊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爲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威儀維維與下民之爲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鄭

唯以猶爲圖爲異餘同○傳無競至覺直也○正義曰以得賢則彊而云無競故知反其言也訓教誨之別名故爲教也釋詁云格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箋競彊○正義曰釋言文○傳訂

大至辰時○正義曰訂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唯彼猶作繇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箋猶圖至施之○正義曰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爲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

也○大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

敘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禮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月太宰言正月

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

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永爲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王

之教命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

邦國都鄙是也為天下達圖撫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即正歲縣之象魏是也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內采邑○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

厥德荒湛于酒

箋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覆苦服反下覆謂覆用并

注同湛都南反注及下同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紹繼共執刑法也箋云罔

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傲女所為無廣索先王之道與疏

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其九勇反注同好呼報反嗜市志反儆戶教反索所自反

其在至明刑○正義曰上言用賢可使四方順從此言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厲王不能用賢之故而尊尚其小人使迷亂於政教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是愛小人之甚也汝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縱合不慙於今時何故弗念其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汝何故無心欲廣索先王之道及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耽○箋與猶至之甚○正義曰興謂舉而用之故為尊尚以覆為傾敗

故云傾敗其功德○傳紹繼至刑法○正義曰皆釋詁文唯彼共作拱耳○肆皇天弗尚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淪率也箋云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為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謂仍下災異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見

率引為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

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

洒灑章表也箋云章文章法度也厲王之

時不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酒色解反注同又所寄反婦素報反廷音庭灑色蟹反

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

邊蠻方

邊遠也箋云邊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邊他歷反沈上益反復扶

又反將子匠反帥

疏肆皇至蠻方○毛以為上言王之耽亂此又乘而責之言由王耽亂如此所類反本或作率故今皇天不高尚王之所為而下此災異王將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

稍稍以就虛竭言今王漸漸將致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戒王既為惡汝當行善無相牽率為惡皆以滅亡既不聽為惡即教之行善當侵早而起晚夜而寐洒掃庭內勤行政事維與

民之為表憲文章又戒將帥之臣當脩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遠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鄭唯用此以

治蠻方之外不服者為異餘同○傳淪率○正義曰釋言文○箋肆故至誅之○正義曰肆故今也胥皆也皆釋詁文天道遠人道邇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之為灾

至之事。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肯趨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卿與公邑亦可以兼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汝萬民之事即教令是也慎爾為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是為君故文兼鄉邑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之事謂非常寇盜君子安不忌危故常豫戒。箋言謂至嘉善。正義曰以此言人君為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鄉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言王事則此慎話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辭采安嘉善皆釋詁文。箋王之至覆之。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將來過耳此經申上慎爾出語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者以言失為重故特殷勤之考經重述法言亦此類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莫無捫持也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無言不讎無德不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易以政反注同捫音門。

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箋云繩繩戒也王又反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賈加霸反下同。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之於子孫戒行王

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疏。於此言語之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假有不善乎言承順也。靡一本作是。無易至不承。毛以為出言為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易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舌要王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於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特須慎之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為人用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答之言王有善德人必報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行之若王之子孫能繩繩然敬戒而

行之教令則天下之眾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慎教令為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之基也。鄭唯以讎字為異餘同。傳捫持。正義曰字書以捫為摸摸索其舌是手持之也。箋由於至已之乎。正義曰由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臯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為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為往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傳讎用。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為用。箋教令至子弟。正義曰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為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

十三經注疏 詩十八之一 大雅 蕩之什 六

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其意言王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荅王也武王謂諸侯云我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公卿也小子幼稚之稱故為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以上無不及矣。箋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

脇肩諛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輯徐音集又七入反貽本又作脇香及反又虛劫反沈又於闔反諛勅檢反趙岐注孟子云脇肩疎體也諛笑強笑也近之附近

之近一本無之。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西北隅謂之屋漏

字近則依字讀。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祀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弗隱

之處此祭之末也。相息亮反注同媿俱位反屋如字或云鄭於角反漏魯豆反觀古豆反奧烏報反西北隅謂之奧饌仕眷反庠扶味反隱也沈云許慎凡非反。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祭格至也箋云矧況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

至射思。正義曰上勸王惠於朋友此言王朋友不思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君

子皆不忠正但脅肩諛笑以和安爾王之顏色以求王愛無能一匡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

罪過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諛佞於王又惰慢於事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

心不慙媿於屋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因即責此不媿之人汝無得言曰此

星漏幽闇不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為此慢以神之明必見汝矣何則神之

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沉於祭之所末可得厭倦之思言若能知其去來則可神去乃倦既不

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末疑去即厭之也。箋今視至其近。正義曰此皆以王為文故爾友

為王之友爾顏為王之顏也脅肩諛笑口柔之貌也孟子曰脅肩諛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疎體也諛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

而言其近者為文之勢耳。傳西北隅謂之屋漏。正義曰釋官文觀見釋詁文。箋相助至之

末。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為助也又云顯光也是顯得為明也上言友君子有

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令勿道神不

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布注云幕以布幄布以繒為之雜記云諸侯

行而死于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

則幄為小帳也漏隱釋言文祀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

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漏則屋漏之處

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祀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屏隱之處此祭未之時事也特牲祀尸設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屏用筵納一尊佐食闔闔戶降注云屏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屏用筵納一尊佐若然當闔戶燭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不媿屋陋者此羣臣雖情非祭初卽倦當有事屋漏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神而責其不媿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案禮記曾子問云塲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是謂陰厭尸既饗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爲殯唯有陰厭者庶子適塲宗子適塲唯有陽厭案特牲士禮有陰厭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爲大夫當日賓尸故也。傳格至。正義曰釋詁文。箋矧況至倦乎。正義曰矧況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況者皆以輕況重此經直言至於尸饗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敢慢況今祭末神或去而可厭倦乎以此故言矧。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去止茲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諸本亦作僭子念反注及下。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我善同鮮息淺反少也。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童羊之無角者也而用自用也虹潰也箋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賓亂小子之政祀天子未除喪稱小子。虹月公反鄭戶江反潰。疏。辟爾至小子。毛以爲王當法度汝之所爲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少矣而不爲人所法則言多爲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挑者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善道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實無角而爲有角自用妄爲舐觸人以喻王后本實無德而爲有德自用橫干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子之政使爲不善王何以不逮之乎。鄭唯止爲容止爲異餘同。傳女爲至僭差。正義曰傳解辟爾爲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爲善則民善之辟爾爲德是汝爲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於仁至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旣爲此言乃引此詩以

證之故傳依用焉此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譖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
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箋止容止。正義曰以經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卽是慎其容止得
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爲容止。箋此言至其報。正義曰以經之文是爲善來則善往而箋
反之者逐便而言耳。傳童羊至虹潰。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猶畜之無角其
文卽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爲有角
自用也虹潰釋言文。箋童羊至小子。正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
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堪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
譬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觸觸則於物有所害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此人實亂小子之
政也定本集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
以證稱王爲小子之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爲無知之辭下言亦事既耄則厲王非復
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在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戎雖
小子者言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之稱君故箋不引祀記。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

恭人維德之基

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爲德也。荏而甚反染而

漸反荏染柔意緝亡巾反共音恭本亦作。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

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話言古之善言也箋云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

文作詰云詰故言也語魚

慮反下音語之同知音智。疏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爲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能而成德可

以爲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之若

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而拒之是爲民之賢愚各自其有本心言王無本

性不可教也。傳緝被至寬柔。正義曰釋言云緝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緝之絲正謂以絲爲

繩被之於木故云緝被不訓緝爲被釋訓云溫溫柔也故爲寬柔。箋柔忍至爲德。正義曰以

言提其耳

故云內有其性乃可以爲德於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

此二字相連皆放此臧否音鄙注同臧善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假也箋云假令人云王尚

也否惡也提音啼掣尺世反拽也擗音知如字沈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莫晚也箋云萬民之

音智下風知亦同令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於乎至莫成。正義曰此又言王不可教

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疏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之無成本無知故也。莫音慕本亦作慕與音餘疏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我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觀之而悟也我又非但對面命語之我又

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已教導之孰而不可啟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

既抱子矣已為人父非復幼少也今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謂才智偏小不能滿足其意望王

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王晚

亦無知是終無所成也。箋萬民至知故。正義曰王為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

則民意不滿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上言借曰未知冀其長大有失

此言人意不滿亦望在後更益是冀王有晚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

成之意即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

慘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箋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

慘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想其自恣不用忠臣。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反注同慘

七感反愬音。傳夢夢至不樂。正義曰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

借假也箋云假令人云王尚

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

莫晚也箋云萬民之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

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